





負暄野錄卷上



陳



總論古今石刻

要空一行低一字 以後俱低一字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鑄成者

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

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

之屬皆是冶鑄後為之至于石刻率多用

鵝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寸其鐫鑿

直下往往至底乃反木於面所謂如蠹虫

幾往

幾大



鑽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  
葉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  
之碑多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  
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岷間親見魏晉碑  
刻如此兼石既窳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  
精好然却易剝缺必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  
人所能及也

秦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于河內向氏家  
援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  
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  
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  
遺又蔡條鐵園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  
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今  
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  
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



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璽為石  
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載施得之歸  
于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永  
昌已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之平  
陳復得舊璽乃更名前爾者此謂曰神璽又傳  
五代後唐至後珂自焚璽亦毀棄即此則  
與續刻咸以失之余竊詳二璽各是一物  
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璽背面異文非

也二者疑皆魏晉所刻而秦璽不存久矣  
後有得者益非古物近嘉定己卯歲賈涉  
節制河北申繳到蒙國大將撲鹿花獻一  
璽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甚得古  
意然非舊物或謂真廟因天書降後所刻  
却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南攜至燕山北  
都既破為蒙人所得耳檀嘗聽諸老先生  
議論謂自昔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



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守剛正如此亦可謂越度前古而貽範于方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錄并金石錄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

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錄不載其說第于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畧不可曉然金石錄却載有陽朔碑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予嘗聞之尤梁溪先生易山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採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碑要亦非真非一代



之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  
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畧留、至  
于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  
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所援據、惜不曾再  
扣之、予因記范石湖題虜中項王廟詩有  
云、人間隱事有知音、以下空一行半竟于第五  
張接去新取秦  
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  
相著隸釋、却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郟縣一

碑、或謂乃後人偽為者、

###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壽于二千卷所載之  
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  
如隨時廢興、推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  
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  
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應之、前人之  
碑盡矣、予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



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鑿志其文字、或為柱礎、畧不容存留、又自亂離而  
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為  
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其不壞  
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合也、悲夫

### 樂教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教論碑石、止存五塊、可  
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皆用木匣銹束、甚寶

秘之、徐氏之上世名績、字君徽者、劉公啟  
原父之妹婿、嘗與原父字評論、石刻始末、跋

此碑尤詳、云樂教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  
吳人得其石于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  
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  
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異僧  
權、即梁朱異徐僧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  
所載高紳學士得其石于秣陵井中者是



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  
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于吳興  
家以石質錢于州民錢氏家、當官者每令  
摹拓、錢氏厭之、紹為比、失火焚毀矣、熙寧  
中、吳中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  
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  
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  
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

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賜長孫無忌  
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  
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  
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將漕兩浙、入為都  
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  
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  
世寶藏、尤甚之、給事山袁王順伯大御二字小字厚之、皆  
有題跋、尤謂嘗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



氏本、梅聖俞跋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不同、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于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冢堰、挈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為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

又碑有朱彙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此石出太湖時、為章氏所得、刊二印、為朱文云、申國秘藏、及章洲文房印、洲、美伯、深、乾道間嘗為江山、案寓居于吳、余及識之、亦竦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辨才殞命昭陵被  
發咸陽姬愛驅其為世所珍貴而貽害于  
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當見  
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鏘映日觀  
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

直下不欹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

江南徐鉉書亦其灑自被而得其精微

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  
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  
生亦用尖筆不愧昔人嘗見今世鬻字者  
率皆束縛端筆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  
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  
云摹篆當隨其喙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鑄



乃妙。若令取平正肥瘦相似，禪令一槩，則  
 蚯蚓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字<sup>法</sup>妙  
 處。至于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  
 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  
 者，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父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顯揚儒教  
 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

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  
 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  
 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  
 僖簡公官京師時，得之于河內向氏家，相  
 傳為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  
 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  
 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  
 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



發、即此亦可驗其為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  
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  
所謂篆法、不可驟為、須平居時先能約束  
用筆輕重、及熟于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  
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為棋  
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粗細、位

桐譜  
四書

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

能進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

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

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

作古文、余嘗見其為信州戈陽縣 止堂字 峯

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

既下世、有女適著作郎佐黃元者、能嗣其

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



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  
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鍊書

邵居~~事~~鍊、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  
尤工為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  
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  
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  
此書云

以疑下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  
侍御過丹陽、約請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  
歸山、所謂其室則迥、其人甚遠、惘然愧薄  
宦官之不高矣、登抵桐廬郡、郡有嚴子陵釣  
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  
能使貧夫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于名教  
也、乃作堂而祠之、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  
古之疑、又念非托之奇人、則不足傳于後



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于片石、則子陵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成奉此、恭候雅命、攬此書語、則其推重卽君、亦不薄矣、余又于已陵登岳陽樓、及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修記、亦范文止公所撰、蘇舜欽書、卽鍊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叔**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頗好為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大中尤喜為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隸書則有呂勝己、黃銖、杜仲微、虞仲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勁、然其失太拙而短、虞間出新意、波磔加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有



真疑

蔣宣卿吳傳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張  
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道勁逸  
老草法甚熟而間有俗筆單字法本楊少  
師疑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者  
于石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  
俗于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  
于湖蓋初賞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此  
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種  
神氣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得形似  
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山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  
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  
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隙時秦尚當國老  
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其而言曰  
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耳既從罷免縱有

耳疑且

古



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詢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官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勅書、授中使、以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垂情詞翰、

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第訪之、親聞其說、

### 小玉書

世稱小玉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尚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鑿



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于逸少諸子  
簡、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  
子、自太原王耳、非瑯琊族也、黃長睿志及  
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  
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翰體、自唐  
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告勅  
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  
翰林院所尚也、

負暄野錄卷上

終  
連上三行寫  
軍中前張末行



負暄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真迹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跡佳妙者可  
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  
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  
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遂畫臨  
倣、但貴行住坐卧常諦玩經目、著心久之  
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



為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  
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為奇、  
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掣  
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縮  
書法之所忌也、

記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  
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  
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  
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粗、故其語云、卷具  
已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  
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荆棘刺之端、可以  
刺獼猴、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書云、  
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



筋猶或可書、至于尺紙作七萬字、誠為難  
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聚之、已為有餘、此  
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  
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  
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  
字則欲具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

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適展其  
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  
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  
展紙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  
體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惟疑微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  
有銛鏗、其受墨時、所謂如熱鬚斗上搨蠟



不聞其聲，而容相粘滯者，斯為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相交為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濕，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毛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髹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硯墨當放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故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

而衰

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葉包之，又以綿匣入于積，則蒸滯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永<sub>粉</sub>蘸<sub>粉</sub>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謾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則高掛用木匣<sub>懸</sub>于棟梁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如得志、君豈得者此、裴休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嗅著馨、磨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寔、輕則不

堅、色貴光墨、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 論紙品

蘭亭用序鼠鬚筆、書烏絲欄、真紙、所謂真紙、蓋寔絹綿也、烏絲欄即是以墨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為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



紙遇水滴則深作窠曰然留乃尔、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藤、不以越溪為勝、今越之竹紙、甲于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也、清江、清江佳處、在于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糲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眼、令稍乾、及覆礮之、使浮茸去盡、筋骨

瑩澈、是為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義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為吳蜀箋所掩、遂不盛行于時、外國如高麗、閩、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寔而瑩、閩、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商人云、造時使幅端連引、故得尔長、胡人用作



惟惺、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扇綺所為者。

春膏紙詩 依一字寫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

賦詩曰

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礎寒擣玉、春  
几瑩鋪雲、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勳、莫言  
名晚出、端可大斯文、近觀朱南宮有一

一帖云、余嘗碾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  
拳上、矩截作軸、又笑翻覆數十張、學書作

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每  
用杭油與池蠶、高壓已郡烏、絲欄平欺澤

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遣、心目天使殘年同  
硯、筆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  
薛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板、古來精紙惟  
聞蠶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



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岩難硯、世傳此語復誰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擅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者為陽、著簾處向下為陰、今人多為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粗、而老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艱澁、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澁、又推

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澁、用以作字、筆法具存、甚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于駿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為毛穎傳、是知筆以兔穎為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鎮者、其白如雪霜、毫作筆、絕有



力、然純用北毫、雖捷且耐久、其失也不婉、  
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為  
筆者、但以北毫束心、南毫為副、外則又用  
霜白覆之、斯能盡盡其美、其古人或用狸  
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于  
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匠者云、但可以  
助力、其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太粗  
澁、閩廣間有用鷄羽雁翎等為筆、余嘗用

之、其寃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酉陽雜  
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  
嘗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于  
用、吳俗通日、却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  
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茗枝而冒稱曰竹絲、  
江西亦有緝竹為輕締者、疑未必不可為  
此也、

##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為筆，以兔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于今時，但蓋不  
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事。而且價廉工省，故  
人所競趨。番陽張彥寔待制名祀，祀光廟御  
諱，敦嘗為賦詩云：  
包羞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  
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低字馬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  
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  
度，今載于此篇。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  
發廷尉怒。磔肉飼饑猫，分毫雜霜兔。挿架  
刀槩便，落紙雲烟霧。穿墉一何微，托此馳  
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為毫、錐、蓋本白太  
傳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  
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  
顧輒笑、自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輩編  
節時文、盡是用筆端、擊啄于紙上、成字具  
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

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似  
每染一管、至于槌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  
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  
為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駮  
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  
良工專務擇毫、飽有力、自然難之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



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  
之曰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篤  
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  
試無時不作叅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  
月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  
邇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  
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  
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

疑紹

有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  
其法然各務後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  
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唐從  
之周達先葉茂寔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蘆葉  
道士之徒雖皆頗顯寔常品然較之真雪  
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  
婉轉有嫻好嘗為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  
膠為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是用法非



如菘

特堅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  
為率、而煤六而膠四、乃為中度、但取烟貴  
輕而杵如貴者自熟耳、膠次第泛論、大槩如  
此、至其要妙、非言之所能述也。

論硯材

硯以端溪為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  
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  
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

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為上、今已淪為深淵、  
不可復取、但人間時有麻得者、亦絕希罕、  
新坑亦間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  
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辨之者、  
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暈、黃赤相  
間、所謂鵝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  
色、模糊不明瞭者、則為死眼、此無足取、兼  
多有偽為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



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真紋也、二曰蘆葦、乃  
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  
曰金星、狀若洒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為上、  
其間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  
洮石、今亦絕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  
色、而理細、士人以之為假洮石、但性極燥、  
故為賤耳、劍溪出黧淡灘、有石子為之、甚  
妙、東坡所謂鳳味、以為出于北苑鳳山之

味、今見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  
廬陵人、山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畫、然其質  
枯燥、又南中人、以埤堦琢硯、久則拒墨、漆  
硯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  
而銜、利于研磨、今人乃旋累漆、偽為體、虛  
而滑、不可用者、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上二字寫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

子吉雲山楚人德甫乘龍子茅端



真敬書

陳

空一行上字寫 樞與范

石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

約齋山人俞洪識

洪字景

負暄野錄卷下

寫于末行

低字次張馬

右負暄野錄一帙、莫如何人所述、其發明

古今碑刻、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房四寶

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先君俾茅雲山舉錄

而不及備、遂致紙板散亂、至正七年五

月初吉、梅雨連日、因理故書而緝之、計其

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陰去速、可以慨歎

拜手而題于左

王東起善題

以後俱低一字寫 起善兄、文府所藏諸書、僕獲觀者過半矣

間有系所好者、則假而鈔之、不置、起善略

無吝色、今夏又以是書見示、迺系所未見

者、遂命表妹夫胡善長、贖于然堂、以為

清玩、起善先尊海粟先生、僕在童時、雖識



弟生晚不克親炙教誨為恨然公之遺書傳之子孫僕亦得觀覽則拜賜多矣

至正七年青龍丁亥六月旦日里生古

雍樊士寬借觀謹識於石后

空行寫至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四日因祇

直次行寫公府駐于左右鄰家覽此則知篆

者卻鍊繼其末又有文房四說云之筆則

取于兔毫墨則妙于潘李紙出蜀吳硯

示故信記必有訛謬

出端歛刷絲直紋者文四妙曰故信

記之時同座有樞府斷事官廳王君守

宗分省理問所蔣彥祥也聊記歲月云

空行寫說郭中有負暄錄三卷補遺一卷為

宋崑山蘭谷顧文薦撰此名野錄亦宋

陳煥撰煥與張孝祥姜堯年同時別是

一人偶負暄二字亦偶相同耳讀自者當自

知之  
庚寅五月望日退山子錄畢







